

张爱萍的抗战“诗史”

“神兵夜昏重霄降，尖刀雪亮挖敌心”

1941年2月，张爱萍创作的七律《青阳歼敌》是青阳镇战斗胜利的历史见证：

东进驰援北渡军，妖魔卷土漫血腥。神兵夜昏重霄降，尖刀雪亮挖敌心。晨听鬼卒一网尽，分兵遍扫落叶纷。痛快淋漓复失地，军民欢畅迎春。

青阳镇是皖东北敌人的心脏，青阳战斗能否打好，关系到新四军在此有无立足之地，关系到皖东北根据地能否打开局面。1941年2月，时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旅长的张爱萍在充分侦察的基础上决定采取“掏心战术”，集中兵力，首先攻克泗县重镇青阳，然后全歼泗县境内日伪顽匪，巩固和扩大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张爱萍根据天时和地理因素制定了攻防并举的作战方案：即利用大雪铺地之天时，第九旅25团、27团分别从北面、东南方向突然攻击，第八旅第24团在西面马公店布防，防御与阻击泗县之援敌。

2月18日夜，在张爱萍指挥下，第九旅各突击队迅速突破敌前沿，跨外壕、涉沙河、炸围墙，进入镇内与敌展开了巷战。敌人凭借坚固的炮楼固守顽抗，战斗一直进行到天亮。青阳镇内有一座高大而孤立的炮楼，是敌人重点防御工事。张爱萍在侦察时发现炮楼前有一堆芦苇，于是命令战士把芦苇点燃，伪军们被滚滚浓烟熏得晕头转向，不一会儿就纷纷缴枪投降。

至19日上午9时许，第九旅彻底攻下了青阳镇，盘踞在青阳镇的伪军一个团被全部消灭。这次战斗，共毙俘伪军副团长以下4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

“陈集歼敌获全胜，丧魂落魄寇技穷”

1943年春，张爱萍为庆祝反“扫荡”斗争中首次攻坚歼灭战——陈集战斗的胜利而作七律《陈集歼灭战》：

春风送暖鱼水融，月照征途铁马雄。千村人迎招手笑，百户犬卧抚怀中。大圣扬威罗刹腹，小鬼跪降龟壳空。陈集歼敌获全胜，丧魂落魄寇技穷。

1943年春，日军分多路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第三师决定由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中共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领导反“扫荡”斗争。张爱萍从盐阜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敌进我进”的反“扫荡”战术。之所以不是“敌进我退”，源于盐阜一片平原，处处水网，无处可退。

被人们称作“儒将”的张爱萍，还有一个“马背诗人”的雅号。他留下的大量诗词不仅是“诗”，而且是“史”；不仅是他戎马一生的历史见证，也是微观党史、军史的组成部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爱萍领导开辟了皖东北、苏皖边区、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12月后，他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粉碎了2万余日、伪军的大“扫荡”。在此期间，他创作的诗词成为我们了解新四军抗战史的一把“钥匙”。

□ 武星 据《学习时报》



张爱萍将军戎装照

陈集是盐阜军政机关和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1943年日伪对我苏北大“扫荡”后期，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崖畅野中队在这里安扎据点，成为控制阜宁以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支柱，对我苏北根据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张爱萍在全面分析了据点敌情和兵力部署后，决定采用四面包围、多路进攻的战法，并根据敌人入侵陈集后，尚未构建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夜间警戒相对薄弱的情况，制定了夜间攻击陈集的计划。

3月25日晚9时许，23团主力5个参战连队利用夜幕的掩护，悄悄地接近了陈集守敌的警戒线。为了不让敌军觉察到新四军的这次行动，沿途各养犬户在白天就将狗关起来了，夜间部队行动时，群众则把狗

抱在怀中。至晚10时，我军同时从3个方向发起了攻击。各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净利落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全歼了20余名仍在酣睡中的日军。经过数小时搏杀，敌人死伤过半。

残敌在混乱中退守到陈集镇西的一个大院内负隅顽抗，张爱萍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重新部署，决定从东南和西侧加强攻势，让出西北角，让敌人看到是可能撤退之路，从而将敌人消灭在运动之中。最终陈集歼灭战历时12小时，全歼中队长以下日军89人。陈集战斗的胜利，极大鼓舞了盐阜人民反“扫荡”的斗志和决心。

“红旗飘扬陈家港”

1944年，张爱萍创作的《南乡子·解放陈家港》是解放陈家港战斗的历史见证：

乌云掩疏星，夜潮怒号鬼神惊。滨海林立敌碉堡，阴森。渴望亲人新四军。远程急行军，瓮中捉得鬼子兵。红旗飘扬陈家港，威凛。食盐千垛分人民。

1939年3月，日军侵占陈家港，驻扎日伪军人员800多人，对我苏北海产资源进行疯狂掠夺。为打破日寇对我沿海根据地政治、经济的封锁，打开海上交通线，以取得苏北和鲁南根据地的联系，使华东沿海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4月，解放陈家港的战斗在前线总指挥、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亲自部署指挥下拉开了帷幕。

4月8日，八旅24团一、二营分别歼灭了响水口以东、陈家港以西之平湾、马家沟之敌，切断了陈家港与响水口的水陆联系，使敌人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此役为解放陈家港奠定了基础。

5月2日晚，张爱萍率领各参战部队，连夜进入各自的战斗位置。3日凌晨1时，各部队向陈家港守敌发起总攻击。

面对我军势如破竹的进攻，驻八圩港的刘九功部乘船溜走。驻守十排头圩的伪第7大队第2中队被我军四面包围，惊恐万状。张爱萍登上盐阜用望远镜观察后，命人写了一封信送给伪军中队长，劝其投降。伪军中队长在新四军的压力和感召下，率部投降。至此，盐圩的8个据点被全部攻克。同时，第七旅19团、第八旅24团也相继攻克了大源盐场和庆日新盐场；担任打援的涟水总队和阜宁总队打退了从连云港和响水口前来增援的日军，陈家港终于获得了解放。此战除击毙日伪军一部外，生俘伪军官兵400余人，并缴获食盐40万吨和一批武器弹药，我军仅牺牲1人、伤12人。

钱锺书紧追“一枝红杏”

钱锺书《宋诗选注》中，入选了一首有名的诗（一些有名的诗没有入钱锺书“法眼”当选），南宋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字面上很简单的一首诗，似乎用不着多解释，可这首诗的后边，钱锺书却有一节不短的追根溯源。他开口便指出：此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陆游的诗是这么写的：

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
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果然，后面两句几乎套用，最后一句只差一字。可相较之下，钱锺书以为叶绍翁：“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钱锺书这般说似乎还不够，又从另一位宋代诗人张良臣集子中寻出一首《偶题》来：

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
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

整个描述跟叶绍翁的诗更像了。可钱锺书以为：“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

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追到这里，在一般读者看来，已经足够了，可钱锺书还没过瘾。他还往上走，以为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譬如温庭筠有一首《杏花》，其中两句是：“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还没到根，钱锺书又寻出吴融的《途中见杏花》中的两句：“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与叶诗这么一致，该到头了吧？不，吴融还有一首《杏花》，其中两句：“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原来叶绍翁的诗句是如此曲折而来。

尽管这般追溯，可叶绍翁诗作却入选《千家诗》，古今传诵，其他与其有这般渊源、这般相似，甚至是此诗前身的作品，却为何不能获得如此声誉呢？钱锺书如此解读：“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掺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豁。”

□ 杨建民 据《人民政协报》

名人健忘趣事多

很多名人一门心思搞专业，常常把其他事情忘记，由此产生了不少轶闻趣事。

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工作繁忙时，时常连回家吃饭也忘了，爱人等急了，经常派女儿去叫他。一天，为撰写一篇学术论文，李四光忘记天晚该回家了。他正在凝神思考时，偶一抬眼，瞅见一个小女孩静静地站在桌边，他未加理会，又低头继续写作，并轻声催道：“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天这么晚了，快回家吧，不然你妈妈该等着急啦！”这时，只听见小女孩埋怨说：“爸爸，妈妈不是等我着急，是等你在着急呢！”李四光听到孩子这样称呼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小女孩是自己的女儿李林。他不由得笑出声来，忙答道：“这就回家，这就回家。”

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时连自己的寓所具体地址也记不清楚。一次，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他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

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具体地址。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太炎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仍将他拉回来青阁。

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常记不清自己妻子的名字，对自己居住的弄堂和门牌号码更是糊里糊涂记不清楚。其妻常提醒他：“本人黄氏宗英，与君于1948年结发为夫妻，家住某路某号某楼，幸勿相忘。”1956年，赵丹赴黄山拍外景，给妻子写了封信，结果成了“死信”：有马路名，但号码过头了，收信人是“黄英宗”。事也凑巧，当时恰逢上海邮局开展消灭“死信”的运动，颇费了邮局一番“研究”工夫，方使黄宗英得此万金家书。黄宗英看了此信，哭笑不得。

□ 冯忠方 据《人民政协报》